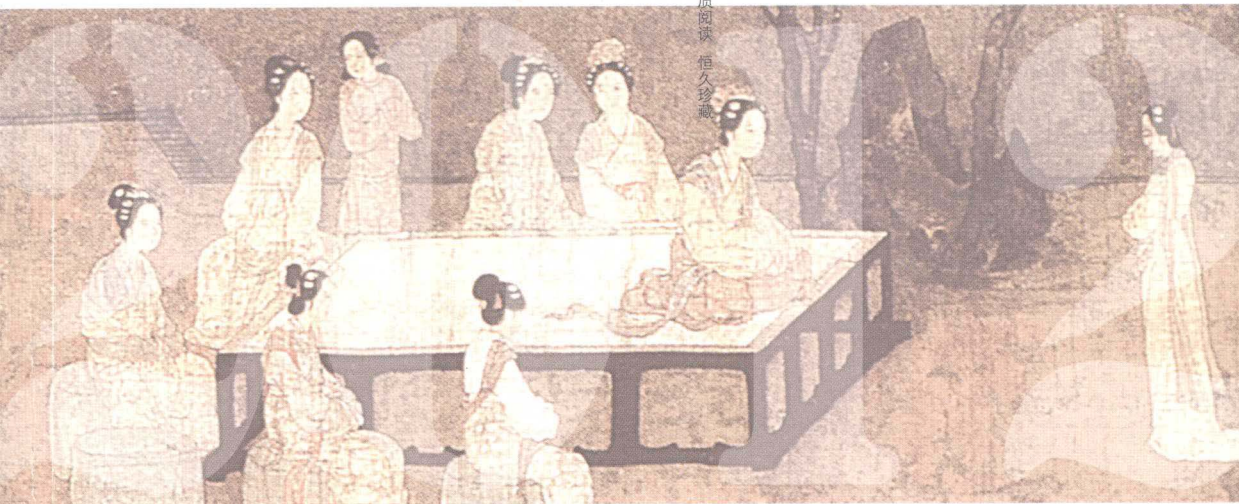


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珍藏



2012中国年度中篇小说^下

中国作协《小说选刊》选编

王蒙《悬疑的荒芜》

叶梅《玫瑰庄园的七个夜晚》

邵丽《刘万福案件》

尤凤伟《岁月有痕》

吴克敬《心想去北京》

陆涛声《丹青》

◆ 漓江出版社



2012中国年度中篇小说^下

中国作协《小说选刊》选编

目 录

(上)

刘万福案件·····	邵 丽 (1)
玫瑰庄园的七个夜晚 ·····	叶 梅 (34)
紫薇似的天花板 ·····	林那北 (58)
白衣苍狗·····	季栋梁 (95)
悬疑的荒芜·····	王 蒙 (145)
丹 青·····	陆涛声 (170)
捕风者·····	海 飞 (204)
岁月有痕·····	尤凤伟 (254)

(下)

心想去北京·····	吴克敬 (279)
愤怒的小鸟·····	余一鸣 (314)
红宝马·····	王昕朋 (355)
北京邻居·····	荆永鸣 (380)
春季里那个百花香 ·····	侯 波 (420)
启 蒙·····	刘继明 (456)
等 深·····	弋 舟 (493)
附 录 ·····	(528)

心想去北京

吴克敬^①

1

喝酒不喝散装的，穿衣服要带牌子的，你问我这是为了啥？嘿嘿，你以为我有钱是吧？是钱烧了手是吧？我给你说哩，你错了，我没钱……延横山给范金花是这么说的。村支书范金花的一双老眼，时刻盯着延横山，把他盯得如芒刺在背。

延家沟村的人精范金花，相信延横山说得没错。他原来在村子里翻沟上梁挖刨生活的时候，就不是这样，穿着是很朴素的，而且滴酒不沾，但他上访去了一次北京，被县里去人把他从北京接回村里来，就变了，过去的旧衣服不穿了，穿起了带牌子的衣服，还说他嘴淡，没味道，这就喝起了酒。村里酿的土酒，有小米做的，有玉米做的，村里人还就喜欢他们自酿的土酒，开心地称自酿的酒为土茅台，可延横山看都不看一眼，更别说喝了，他要解决口淡没味道的问题，是一定要有漂亮盒子包装的那些酒。春三月的中午，延横山收拾了一盘泡酸菜，还收拾了一盘凉拌洋芋丝，端在窑院的石桌子上，拆开一瓶西凤六年，嘴对着酒瓶吹了一口，伸着筷子，夹了一筷头的洋芋丝，搁在嘴里嚼着时，他听到窑院崖下的坡路上，传来了范金花的一声招呼。

① 吴克敬 陕西扶风人，西北大学文学硕士。现供职西安市文联。代表作有《梅花酒杯》等，本刊曾选载其中篇小说《状元羊》《手铐上的兰花花》等，《手铐上的兰花花》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范金花呼哧带喘地说：又滋润上了啊？

范金花的声音里已经显出苍老来，不像她女儿小米。大方宜人的桑小米，天生一副好嗓子，不去说她唱信天游了，就是开口说话，也像他们延家沟底的流水一样，清清亮亮，脆脆生生，听在耳朵眼里，心是醉的，骨头是酥的。可惜啊，延横山听不到桑小米的信天游了，他甚至都很难听到桑小米说话。桑小米早几年就嫁出了延家沟村，嫁进镇子里，给派出所的协警高怀志作了婆姨。

延横山听到范金花的招呼声，从石桌前站起来，望着窑院的崖畔下，眼看着佝偻着身子的范金花，一点一点，从弯弯曲曲的坡路升上来，他先看到的是范金花乱草一样的杂色头发，在山风的鼓动下抖抖索索，接下来就又看见范金花干枣儿一样的脸，他不知为了甚，心里软了一下。

延横山心一软，嘴也软了，他问候着范金花，大姨，有甚事你喊我嘛，那个坡坡陡的，爬了大姨一头汗。

范金花的确是一头的汗，她爬上延横山的窑院，抻着袖口，抹着脸上的汗，应着延横山，不错呀！啊，知道心疼大姨了。

延横山说：大姨可以不心疼我，但我是晚辈哩，我能不心疼大姨？

范金花把延横山剜了一眼，不用他请，就坐在小石桌前，抓起延横山的盒装西凤，寻找倒酒的小盏盏，在石桌上没有找到，就问延横：你这酒是咋喝的？

延横山没有客气，从范金花的手里拿过六年西凤，把瓶嘴对着他的嘴唇，就很解馋地喝了一口。他喝过了酒，用他空出来的左手，在酒瓶嘴上擦了擦，笑着往支书范金花的手上递，范金花却拧着没接。延横山对范金花的感情是复杂的，刚才对她心软了，过会儿又会对她心硬起来。他给范金花做了个喝酒的示范动作，心里就变得硬起来。他想，我尊敬你了，把你叫大姨哩；再高兴了，还叫你范支书。可我如果心里疙瘩着，不快乐了，你就不是大姨了，你就不是支书了，你什么都不是，你就只是左邻右舍的范金花，甚至还不如左邻右舍亲。你不接我的西凤，你扎势了，你还想要我给你嘴里喂吗？

延横山胆子大了去了，他甚事做不出来？心里那么想着，真是要把西凤的酒瓶嘴，往范金花的嘴里戳了。可他忍了忍，他懂得“有理不伤上门客”的常理，范金花到他门上来了，他岂有无理取闹的道理？延横山迟疑着和范金花面对面地坐在小石桌前，把不接他酒瓶的范金花又看了两眼，也不知是范金花的气势和淡定，或者是疲惫和苍老，让延横山硬起来的心一时又有点软了，软得自己不尴不尬的。为了掩饰，他又举起西凤，如酒虫子一样馋馋地喝了一口。

范金花说话了。在延横山正馋馋地吹着酒时说上了，瓶装酒是这么喝的呀？我见识少，在你跟前长眼了。

喝到嘴里的酒，把延横山呛了一下。他心里有底，看是六年西凤把他呛着了，其实是范金花的那句话把他呛着了。这不能啊，延横山想他又不欠范金花的，不欠她的钱财，不欠她的人情，他是什么都不欠范金花的呢，可他面对范金花，却总是心虚气短，好像他欠了她什么似的。

范金花拿话把延横山呛了一口后，没有管他咳嗽不咳嗽，从他手里抢夺似的抓过六年西凤，举起了酒瓶子，嘴对嘴地吹了起来。她不像延横山吹上一口就要歇一歇，她一吹起来，就连吹了好几口，到她把六年西凤放回小石桌，可以看到酒瓶子里的酒明显地降下了一大截。

多年的村支书不是白当的，连吹那么几口酒，要是延横山，他会脸红耳热心跳起来的，范金花没有，她只要轻轻地呼出一口气，就啥也没有了。随着那口气呼出来，范金花说话了，她说：瓶装酒还就是不一样呢。

范金花感慨过后，停顿了一下，又说：好酒就得好喝，弄上一个酒盏盏，倒上酒，轻酌慢品，那才够味道哩。这么嘴对了嘴地吹，就很不好，像驴饮一样，不雅观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吹不出品位来，掉了自己的价。

延横山笑了。

延横山发觉小石桌只有他手上的一双筷子，而吹了几口酒的范金花，需要吃两口菜压一压，他便笑着站起来，走进小石桌一边的灶火窑里，取出一双筷子，在他的胳膊弯里来回擦拭了几下，递到了范金花的手上，招呼范金花吃菜了。

范金花没有客气，她接过筷子，在泡酸菜的碟子里夹了一口，又在洋芋丝的碟子里夹了一口，送进她的嘴里嚼着，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她点头评论延横山的洋芋丝盐放重了，味道都变成苦的了。

对于范金花的评论，延横山是服气的，但他不想在这个事上纠缠。他想，村支书范金花到他的窑院来，绝不是为了评论他的饭食，她肯定有了事情。她想作甚呢？

延横山把咸了的洋芋丝往他嘴里又夹了一筷子，嚼着说：大姨是村支书呢，无事不登三宝殿，大姨你有甚话你说。

范金花思谋了一下，说：你给大姨说实话，把你从北京接回来，你并没有服气，你还要去北京上访是不是？

延横山的眉头皱了皱，说：我不知道。

范金花就说了，你不知道我知道，你说你没钱，可你喝酒要瓶装的，穿衣服要带牌子的，我就知道你是一定还要去北京上访的。你太要面子了，看到上访的人穿得破破烂烂，吃得马马虎虎，被人瞧不起，被人捉贼一样捉，你就要改变自己，喝好的，穿好的，不让人瞧不起你，不让人捉贼一样捉住你往村里送。

延横山听范金花这么一说，抓起六年西凤，又吹了起来。他得承认，范金花说得对，说到他的痛处了。

范金花看透了延横山的心里所想，她劝他少喝两口，是酒三分药，喝高了只会害自己。范金花劝说延横山少喝酒后，只这么淡淡的两句话，突然话题一转，向延横山检讨起自己来了。

范金花说：是大姨不好，没同意小米上你的门。

一只草黄色的狗，不知什么时候跑到延横山的窑院，悄悄地潜到延横山的脚边，偎着他的脚卧下来……延横山把他吹着的六年西凤放回小石桌上，腾出手来，在草黄色狗的脑袋上，一下一下地抚摸着。村支部范金花来他的窑院，劝说他少喝酒他不意外，劝说他不要去北京上访他不意外，但他意外范金花对他的检讨了。他手摸着草黄色狗的脑袋，还把他的眼睛抬起来，去看对面的山坡，山坡上的野桃花开了，一簇一簇的，烂漫了整个山坡，阵阵山风吹来，带来了山桃花的香气，直往人的鼻孔里钻。

延横山没接范金花的话，好一会，他突然冒出一句：心想去北京。

延横山紧接着又是一句：大姨你说，你还心想去北京吗？

范金花想不到延横山会问她这样一句话，她愣住了。

2

范金花被延横山“心想去北京”的话一问，心像被人猛地擂了一拳，她说不清自己到底还想不想去北京。

延家沟的村民，无人不知她心想去北京，她自己又焉能不知道？范金花确实是心想去北京的。这个心愿，在她年轻的时候，是那么的强烈，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渐渐地淡着，淡到现在，不是延横山说起，她差点儿都要忘记了呢。

范金花甚时说过这个话呢？算起来有四十年的光景了。那时的她，也就她女儿小米那么大，村里人在延家沟的沟底筑坝蓄水，要搞一个大水库，把他们延家沟的部分坡地，改造成江南模样的水地。出身好、能吃苦的范金花，组织起村里的小婆姨和小女子，成立了一个铁姑娘突击队，驻扎在水库工地上，别的人一天干三班，她牵头的铁姑娘队，一天干五班。也就是说，早晨别人睡觉的时候，她们已揉着困倦的睡眼，在水库上干了一班；晚上别人钻进被窝睡觉了，她们还要揉着酸痛的腰背再干一班。水库大坝落成的日子，村里要选劳动模范，范金花毫无争议地当选了。接下来，公社和县上，还有专区和省上，范金花依然毫无争议地当选劳动模范。参加劳动模范授奖大会，公社和县上，还有专区和省上，范金

花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延家沟村的父老乡亲都不记得了，就只记下了“心想去北京”那句话。当然，大家还记得她在村子里的授奖现场唱的那曲信天游。吃得苦、耐得劳的范金花，胸佩红绸大花的范金花，站在柏树枝儿搭建的彩台上，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这就惹得台下众乡亲起哄要她说说心里话，可她手捂心口还是说不出来。半天她才憋出一句，我给大家唱曲信天游吧。

范金花要唱信天游了！乡亲们立即静了下来。一个村里住着，大家都知道村子里就数范金花的信天游唱得好。清了清嗓子，没有伴奏，没有和弦，范金花就唱起来了。她唱的是新编信天游《戴荷包》：

送哥哥送到大门外，
我身上解下一个荷包来，
我身上解下你身上戴，
你想起妹妹看荷包来。

范金花把她的信天游刚唱了个起头，和她朝夕相处的铁姑娘队的姐妹们就都跟着她一起唱了起来。也许因为唱了信天游，也许因为铁姑娘队的姐妹和乡亲们的一份真情，使不会说话、说不出心里话的范金花最后还是说了出来。

范金花说：我……心想去北京！

范金花作了省上的劳动模范，如果她再往前踏一步，作了全国劳动模范，她早就实现了她的心愿，到北京去了。范金花心想去北京，后生家延横山是听村里老人说的。他那时候还没落生，听村里人说了后，延横山还要求证，他是向小米求证的，小米像延横山一样，也是听村里人说的，心里好奇着，就问了她妈范金花，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告诉了延横山，延横山就没有什么怀疑的了，他还因此在心里对范金花更多了一些敬重。

谁不想去北京啊？

范金花心想去北京，延横山也是。

延横山心想去北京，他没有在众人面前说过，却给小米交了底。小米是延横山可以交心的人，他俩都在离村有点距离的镇中学读书，同一个年级同一个班，来来去去的，在村里结伴走，村里人开玩笑说他俩是延家沟里的鸭子一对对，在镇中学的校院里走，校园里也有人开玩笑说他俩是树上的鸟儿一对对……

初中毕业要考高中了，他俩在紧张的功课复习中，又一次双双对对地走在延家沟村与镇子间的公路上，他俩说着以后的事。

小米是大方的，她对延横山说：你是考得上高中的，以后还会考上大学，你

可不能忘了咱俩在山间小路上走过的时光。

延横山的脸儿红红的，甭说我，你只说你会忘了咱俩来来去去一起的日子吗？

小米没顾上回答延横山的话，因为就在这时，他俩同时听到，不知是谁，在他俩一起走着的山路顶上，唱起了一曲信天游。他俩应当承认，这个野腔野调吼唱信天游的人，唱得很不错呢，他吼唱得那么深情，就像此时此刻，特意唱给延横山和小米两个人听的：

提起个家来家有名，
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
四妹子交了一个三哥哥，
他是我的知心人。

延横山和小米驻足了一会儿，在山坡上寻找那个唱信天游的人，但却望穿秋水，只看见漫山遍野盛开着的山丹丹，却看不见一个人。心情有点激动，还有点儿澎湃的延横山，突然撇下了小米，一个人跑上山坡，在杂草丛生的山坡上，采来了一束艳红似火的山丹丹，捧到了小米的跟前，塞进了她的怀里……小米把红云似的脸，埋进了山丹丹的花束里。

延横山傻傻地问：心想去北京……你妈真说过这句话？

小米点着头，说：我问过我妈了。

延横山激动地说：我给你说呢小米，我跟你妈一样，也是心想去北京哩！

3

“哥哥”，你又“哥”谁去呀？

给你们说了多少回了，我不是去“哥”，我是去上访，上访知道吗？

好好，你不是去“哥”，你上访哩。那你说你上访谁呀？

这个……这个我还没有想好。

没想好上访谁；你跑那路作甚哩？

我在路上想哩。

上坡下洼，翻沟过河，你累不累呀？

这你们就不晓得了，我一点都不累，不仅不累，我还乐着哩，特别是到了地方想着访谁，我就更乐了。

像东北那旮旯的小品演员赵本山忽悠人一样，在延家沟村的随便哪里，时不时地也要上演这么一出小品。演出小品的人，千篇一律的，都是延横山的老父亲延大告。陕北的方言，“告”字发音与“哥”字几乎一致，谁要招呼他，叫他“大告”，听起来就像叫“大哥”。而他端的也是，有事没事，都爱走出村子上访。延大告自己说他是上访，纠正了村里人不知有多少回，可村里人总是把他的上访说成“告状”，为了省却招呼他的麻烦，也不知是村上谁先叫出来的，不叫他“告告”，而都叫他“哥哥”。延横山在县城中学读高中，每星期有节网络课，这个课上得不多，却也使延横山看到了许多流行在互联网上的新鲜词。汶川大地震，一位姓范的人民教师，不顾学生们的安危，他自己抢先跑出教室，跑到操场上来，互联网就把他叫成“范跑跑”……“范跑跑”的事互联网上正流行着，突然地，有位在押犯死在了监狱里，警方的解释是他“躲猫猫”，不小心在监舍里碰了墙，把人碰死了，互联网就疯传起了“躲猫猫”……啊哟哟，互联网真是太厉害了，如果有人把延大告的事情捅到网上，把他叫起“延告告”，或者是“延哥哥”，那是够他受的了！延横山畏惧着互联网上的那种搞法，而且也不赞成老父亲在现实生活中的做法，因此就对老父亲有些瞧不起，甚至还有那么点儿厌恶。大学没有上成，心想去北京又去不成，延横山回到延家沟村来，他铁下心，就在村里勤劳致富了。

延横山相信勤劳可以致富。

延横山相信勤劳可以致富，可他的老父亲，却不相信，为此他和老父亲还发生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冲突……老父亲如赵本山在央视的娱乐频道演小品一样，在延家沟村上演着他的上访小品。

除了过年扭秧歌闹红火，延家沟村没有几天喜庆活跃的日子。延大告定期不定期地上访出行，可是村里人不能错过的热闹，大家像看大戏一样，听到有人在村子里那么问“哥哥”，在炕上歇身子的人，就一边扣着衣服一边往外跑，还有端着碗吃饭的人，一边往嘴里拨着饭一边往外跑……延大告不怕人看，就怕人不看，没人看多没意思，有人看了，他的“哥哥”就当得快活，当得开心，当得有了意义。

上访，成了延大告体现自身价值的一件事了。

延大告要娱乐村里人，就是不想让村里人忘了他。过些日子，村里人和他照面，说你“哥哥”不“哥”了？就会激起他的热情，头一扭说我“哥”甚的“哥”？我没“哥”过，我是上访，你就等看，我回去拾掇一下，这就去上访。

延大告上访，拾掇自己是必须的，就像延横山后来上访一样，是要把自己拾掇利索，拾掇出模样来的。延大告有一件浅灰色的中山装，他在别的场合舍不得

穿，要去上访，就翻出来穿上身……中山装有个好处，衣兜兜多，且都是贴在衣服外面的明兜兜，上边的两个兜兜小，可以插上戴帽的水笔，不是插一支，而是并排插两支，两支笔插在一起多显气势呀！下边的两个兜兜大，可以装文件、装简报。真不能小瞧延大告，他有那么一些红头文件和政策性简报。他在两个大的衣兜兜里装文件和简报，不是装门面的，绝对不是，每一份文件，每一页简报，他都是看了许多遍，一字不落，烂熟于心，要不然他还上访个甚？

延大告说：上访是要讲政策的。

热热闹闹的，延大告在村里人的喧嚷声里，穿着浅灰色中山装，衣兜里插着笔和文件简报，十分自然地又要去上访了。延大告没想到，正在村里人与他像是过节娱乐一样热闹着的时候，他的儿子延横山站到了他的面前。

延横山满脸怨气，望定了老父亲延大告，说：咱们都有两只手，咱就不能勤劳致富吗？

正在劲头上的延大告，想不到儿子会拦住他的路，想不到儿子会给他说那么一句话。他收敛起自己演戏似的姿态，愣愣地看着他的儿子……父子俩四目相对，在最初的一瞬间，延大告几乎要屈服于他的儿子了，但他抬起因为长年累月在土里刨食的手，自己先看了看，然后又让儿子看，他给儿子说了，你看你爸的手，那是不是一双勤劳的手？啊，你说是不是？你爸从扛得动锄头把子起，就在土里刨食了，你爸不勤劳吗？可是……可是你爸富了吗？

老父亲的手就在延横山的眼前，他认真地看了，还把手放到老父亲延大告的手里，这一放使他有些气馁，甚至想要哭……他能够想象，老父亲延大告在扛得动锄头前，和他一样，也是一双鲜嫩柔软光滑的手，他在土里刨食，刨了一辈子，把他的手都刨变形了，生出了一手的老茧……眼泪在延横山的眼眶里转着，有两滴挂不住，掉了出来，砸在老父亲延大告粗粝的手上。

热闹的村里人，突然都噤了声。

村支书范金花，这时也在围观的人群里，延大告说起了他的手，在土里刨食的手，她不由自主地抬起来也看她的手了；还有围观的人，都受了延大告那句话的刺激，像范金花一样看起了自己的手，他们中，看得羞涩的，低下头来看；看得大方的，把手还高举起来，对着晴朗天空看……延大告把大家的举动尽收眼底，他给掉了眼泪的儿子延横山又说上了：勤劳致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咱延家沟村，我不是最勤劳的，咱们支书范金花才是最勤劳的，你可以不信我的话，你就问大家，问支书，她勤劳出了个甚？

咳嗽，像斧头砍柴似的，范金花在人群里咳嗽起来了。艰难地咳嗽了几声，范金花还是思量着走到延横山和他父亲延大告的跟前来，开始劝说父子俩。

范金花一副和稀泥的口气，她先检讨了自己，说她把村里的事总是弄不好。接着再说延大告，说她把延大告挡不住，现在有儿子挡你了。这么说了后还说延横山，读了书和没读书就是不一样，识得大体，懂得大理，把你老爸挡住了，就扶你爸回家去吧。

延横山听话地牵了老父亲的手，拽着老人家从围观的人群里走出来，向他们家的窑院里走去。走了有十来步，范金花朝着他们父子的背影又说了几句话。

范金花说：咱们在山洼洼讨生活，不在土里刨食咋办？土能生金，还真就要勤劳着哩，勤劳才使土生金！

把演出上访小品似的老父亲延大告拽回了家，延横山还在想老父亲的话，同时又想起支书范金花的话，他觉得两位老人的话都有理。咱是生在山洼洼了，咱努力过，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离开土地，到城里去吃香喝辣。可咱没那个命啊，咱离不开土地，就还得在土里刨食，像支书范金花说的，土能生金，勤劳才能使土生金。延横山就照支书范金花说的，要使自己勤劳起来，要使土里生金。可是延横山不时又会想起父亲延大告说的话，勤劳致富？你见谁勤劳致富了？

晚上睡觉做梦，梦里是手，老父亲延大告的手，支书范金花的手……一双双勤劳变形的手，像是铺天盖地的一张网，都要把延横山埋起来了，延横山捂住自己的眼睛，可是没有用，他看到的还是手，带茧的、变形的手……延横山从梦里挺起身子，他看见了老父亲延大告伸在被窝边的手。月亮从糊着粉廉纸的窗户照进来，把窑炕照得一片亮，探起身子的延横山，眼盯着老父亲的手，他真想把那老茧厚硬的手拉在自己手里啊！

老父亲延大告不再演上访小品了，他和立志勤劳致富的儿子延横山，点土豆，种玉米，播糜子，种谷子……父子俩忙得汗流满面，用勤劳要使土生金。

真是不错呢！老父亲延大告不愧为土里刨食的把式，他指点着儿子延横山，把土豆、玉米、糜子等庄稼活儿，做得又精又细，仿佛绣女织锦一般……渐渐地，延横山的手不再白嫩，手心里也打上茧子的时候，他出落得像老父亲一样，也能很好地侍弄地里的庄稼了。

不过，老父亲延大告不再上访，嘴里的怨气话还是有的，他时不时地会对儿子延横山说，说他的嘴淡了，又寡又淡。

延横山起初不知道老父亲嘴淡是咋了？就还关切地弄回家一点酒，弄回家一点肉，在锅灶上弄出来供老父亲延大告吃用。可是老父亲吃用了还要说他嘴淡。延横山听着，他听出来老父亲并不甘心老老实实在家里，他是还想上访的。因为延横山听老父亲十分陶醉地给他说过的。

父亲延大告说：我去上访，到镇子上，镇上的领导把我当人敬着哩；我去上

访，到县城里，县上的领导把我当人敬着哩。

父亲延大告的上访，仅限于镇子上和县上。

镇子上的领导和县上的领导对来上访的父亲延大告怎么就当人敬着哩？父亲延大告说，在家吃酒吃肉算不了啥，吃喝不出气氛来。到镇子上和县上吃酒吃肉，有领导陪着，就能吃喝出气氛来。末了，父亲延大告还启发延横山，你是没有享受过那样的气氛，等你享受过了，你就知道了。

4

是个什么气氛呢？

延横山想象不出来，老父亲念念不忘的那种气氛，真就如他说的那么享受？上访有理是不是？告状无罪是不是？人不是逼到那个份儿上，谁愿意拉下脸去上访，去告状。

延横山把上访成瘾、告状成癖的老父亲延大告拖在家里，和他一起把东山的日头扛在肩上，扛到西山里过着，他在心里想着，也仔细琢磨着怎么致富的事。延横山有文化，想得比较开，但他再怎么想，就还是他们延家沟村，就还是延家沟村的土地，祖祖辈辈勤劳耕作的土地啊！延横山横想竖想，总是想不出别的办法来。正困惑时，范金花上门来了。

随范金花上门来的还有一位白脸脸的女子。范金花介绍说，白脸脸的女子是新到任的黑镇长。黑是镇长的姓，白是镇长的脸，延横山没有多想，就在自己的心里乐开了，而他的嘴脸，该是他心的窗口，嘴和脸也乐了起来。

老父亲延大告对新来的女镇长很热情，他招呼女镇长往他家的窑里坐，女镇长没听他的招呼，自己走到他家窑院的石桌前，在一块石凳上坐下来，她反客为主地招呼起延横山来，让他也到石桌前来坐，说她有话要和延横山说。

延横山拿眼征求老父亲延大告和支书范金花的意见。陕北农村，家有老人，后生家又岂能走在人前头？老父亲没来得及开口，范金花抢在前头说了。

范金花拉了一把延大告，说：后生家说话，没咱插的嘴，走，咱到一边也说咱的话去。

白脸脸的黑镇长很是受用范金花的话，随即向她投去赞赏的一瞥。

范金花是知趣的，她扯着延大告往一边去，又还不忘向白脸脸的黑镇长介绍：我们延横山，是延家沟少有的知识分子，我是要培养他的，你是大镇长，你责无旁贷，更要培养他哩。

白脸脸的黑镇长没接范金花的话，她再一次反客为主，来请延横山在石桌前

坐了。头一回和脱产的镇领导接触，延横山有一点拘谨，还有点羞涩，他搓着手和白脸的黑镇长隔着石桌坐下来。他坐下后，还不忘再瞥一眼拽扯着走出窑院门口的老父亲延大告和支书范金花。

延横山把他的眼光收回来了，他从白脸的黑镇长到他家来，头一眼正视她。

白脸的黑镇长笑吟吟地说：你们范支书说得没错，在咱们这些穷山僻壤，有文化没文化的年轻人，都走出去了，到繁华的大城市找钱逛眼睛去了。你是好样的，能留下来，还扯着你父亲息访，在本乡本土里寻找致富的门路，我要支持你，当然还要培养你。

黑镇长笑吟吟地说着开场白，很自然地还把她的手隔着石桌伸过来，和延横山握了一握，这让延横山有那么一会儿的迟疑，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一曲传统的陕北信天游。这曲信天游有个很迷人的名字《拉手手》。

延横山的脸极不自然地红了起来，他在心里斥骂自己胡思乱想。不过呢，黑镇长的脸白，手比脸好像更白，她把手伸过来了，人家是主动的有礼的，咱能眼睁睁失礼吗？延横山的父辈们，在和公家人握手时，都要习惯地把自己的手在自己的衣裳上擦一擦，然后才受宠若惊地去握公家人伸来的手。延横山不知不觉地也沾染上了他们的习惯，他看着黑镇长的白手手，不知所措地在他胸前衣服上，把他的手擦了擦，这才去握黑镇长的手。

黑镇长是善解人意的，她说：咱不要太拘谨好吗？镇长不镇长的，那是一顶帽子，戴在谁的头上都是戴，我不过比你幸运了一些，大学毕业，被组织选派到乡镇，踏实干了几年，组织就把镇长的帽子戴我头上了。

延横山架不住黑镇长几句话，她这一说，当下让他服气上了，因此一扫他刚才的拘谨，平静下来，瞪着热辣辣的眼睛，看着黑镇长说话了。

延横山说：镇长找我有事？

黑镇长说：让你说对了，我正有件事要和你商量哩。

延横山说：镇长你说。

黑镇长表扬延横山干脆利落，并鼓动说，咱们都是新时期的年轻人，咱们该有自己的胆识，该有自己的担当。改革开放，大城市有大城市的优势，小村庄也有小村庄的作为，就看我们怎么努力了，不努力，一切皆无可能；努力了，一切皆有可能。就说咱们延家沟村吧，地处偏僻的陕北沟谷地带，交通不发达，通讯不便利，人才资源匮乏，咱们怎么办呢？坐在家等吗？跑出去乱撞吗？我以为都不是办法，咱们要找到自己的优势，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使优势产生化学反应，为咱们的发展和进步；上一个新台阶……黑镇长的口才真是不错呢！延横山

被她吸引了，他承认黑镇长的思路有她的道理，也承认黑镇长的感情是真挚的。黑镇长在为民做主想事，而且想着为民办事，延横山怎么办呢？他就只有感动了。他没有打断黑镇长对他一个人的滔滔不绝，他想知道黑镇长所说小山村的优势是什么？黑镇长说出来了，他是一定要响应的，一定要配合的。高中毕业回到村里来，自己日思夜想的，不就是黑镇长现在给他说的这些话吗？

黑镇长说得好，延横山爱听。

延横山正听得心花怒放，黑镇长却突然收住话头，望着聚精会神的他，向他问话了。

黑镇长说：横山啊，你是咱们镇上留得住的知识分子，你说我说的在理吗？

延横山激动地点着头，说：在理。在理。

黑镇长却还卖着关子，问：理在哪儿？

延横山随口而出：你说的优势。

黑镇长毫不犹豫地说出她的想法了。她说咱们小山村的优势是和大城市互补的，咱们小山村出产的土豆、小米、绿豆等杂食，说是粗粮副食，可也是咱们的特产，咱们的优势哩！咱在咱的优势上做文章，粗粮细作，杂粮精作，我就不信没有咱的好日子！

像有团火在延横山的心里燃烧，他给黑镇长表态了，说：镇长说得对，我听镇长的。

黑镇长把她的主意连盘子带碟地端出来。她说就从土豆开始，咱把土豆做成淀粉，摊成板粉，锤成粉条，拉成粉丝，自己吃，更让别人吃。城里的超市、城里的火锅店……嘿嘿，城里人就爱吃绿色食物……

延横山的心像打开了一扇窗子，豁然明亮起来，他说：没人干我干。

黑镇长说：我就等你这句话了。

延横山是太激动了，他面对着白脸脸的黑镇长、可亲可敬的黑镇长，真想伸出手去，拉住她白生生的手，说上几句肺腑话，但他双唇颤动着，却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不过，这是不要紧的，善于捕捉他人心理的黑镇长，早已发现了他心里的感激，她来为他圆场子了。

黑镇长说：你要知道感激人哩。

延横山重重地点着头，说：是哩，我的心是热的，我知道感激人。

黑镇长说：但你不要感激我，我是不值得感激的，这是我的职责。你听我说，你要找准你该感激的人。

延横山被黑镇长说糊涂了，他说：谁？

黑镇长不卖关子了，说：小米呀！

延横山懵懂地重复了一遍黑镇长的话：小米？

黑镇长说：是小米，她把你介绍给了我，她说你俩是小学、中学的同学，她说她知道你，你就是山上卧的虎，你是有志向的，我就找你了。

延横山把他的头低了下来，他不能听人提起小米，这是他心里的一道伤，一提起来心就疼。

5

小米给黑镇长介绍了延横山。

啊啊！亲爱的小米啊……延横山的心，自从小米嫁给镇派出所的协警高怀志后，像结了冰一样，硬邦邦、凉哇哇的，黑镇长来延家沟村动员他在土豆深加工上做文章时，向他吐露了小米的情况，他的心就如结冰的长河，受到太阳的照射，一下子都化成了水。

延横山感激白脸脸的黑镇长，更感激想念他的小米。高考失败的延横山，原以为自己成了一个被生活抛弃的人，但是没有，黑镇长和小米关心着他，他觉得够了，他还是生活的宠儿。

白脸脸的黑镇长，把延横山动员起来后，还叮嘱支书范金花要着力培养延横山，并扭头问延横山：你在高中就交了入党申请？

延横山点头说：我是高三头一学期交的。

延横山想了，他把这件事给小米说过，黑镇长知道这件事，肯定还是她说给黑镇长的。这么想着，延横山扭头去看支书范金花。范金花接住延横山的眼光，说：你回村里来，就再写个申请，交到咱村支部，我当你的入党介绍人。

黑镇长的目的达到了，她以为，乡村事业的发展，需要一大批有志青年的加入。可是，乡村青年十有八九离开了自己的故土，到大城市里寻梦去了，能留下来的，就必须关心他们，这种关心不只是生产和生活上的，还应有政治上的。延横山就很不错，他是应该作为新鲜血液，发展为党员的一分子。范金花能够理解她的想法，很适时地说了她该说的话，黑镇长就又要鼓励一下她了。

黑镇长说：范支书说得对，我们农村基层党支部，一定要注意吸收新鲜血液进来，使基层支部永远保持青春活力。

延横山的热情，被白脸脸的黑镇长调动得都要燃烧起来了。他回家当即写了入党申请书，交给自愿做他介绍人的支书范金花手里。接下来，便没黑没明、全力以赴地照着黑镇长的指示，开始了土豆深加工的产业发展。黑镇长说得没错，土豆真还就是他们这里的优势特产，在陕北，在延家沟村，大家无一天不食土

豆，无一顿不食土豆，土豆可就是他们的命根子哩。

延横山拿定了主意，就以制作土豆淀粉，进而制作板粉、粉条，粉丝为优势产业发展的突破口。他定下来的事，老父亲延大告也很支持，责无旁贷地给儿子延横山当起了顾问，土法上马，在自己家里先做起土豆淀粉来了。延大告的土法工艺，非常简单，就是把土豆粉碎后自己沉淀。这是延横山所向往，但却不是他向往的全部，家庭作坊式的做法，太小家子气了。黑镇长给他指出的，是种开放型、集约型的大视野，他要组织起延家沟村的老老少少、全部加入到土豆深加工的产业发展中来，运用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大规模、高效率地进行生产，进而走出延家沟村，走出陕北，打入到大城市的市场中去。

主意已决，延横山在延家沟村东家进西家出，他动员着村里的人，想要大家共同出资，组建一家股份制的土豆深加工企业，可他的努力，却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村里人对他的滔滔不绝，表现得都很冷淡，为此，他还找了支书范金花，结果呢，依然不怎么好。延横山给支书范金花说的是集资办企业的事，支书范金花给他说的却是村支部研究发展延横山入党的事。牛头不对马嘴，延横山感到非常失望。就在这时，小米站出来支持他了。延横山不知道，就在他和范金花说事的时候，从镇上回家看娘的小米隔窗全听到了。长在一个村子里，他俩青梅竹马，情投意合，是村里人看得见的。小米嫁给派出所协警高怀志，并不是说她对延横山没感情，她是觉得延横山书读得好，迟早要读进大城市里去的，她不想自己成为延横山的累赘，就咬着牙，在她母亲范金花的说合下，嫁给了高怀志。延横山高中毕业回到村子里来，他要发掘土豆深加工，而且是要带领全村的乡亲一起来发展，小米想她是该站出来帮助延横山的。

小米回了一趟镇子，连口水都没喝就又赶回村子里来，把她攒在家里的存折，还有她的金项链、金耳环都拿了来，把延横山堵在了村子里，一股脑地交到了延横山的手上。

小米说：都给你，你拿去，算是我入的股。

延横山的手颤抖着，他的眼睛湿了起来，他强忍着，没有让眼泪流出来，他客气地说：谢谢你，小米！

村子里发生的这一幕，被许多人看见了，其中就有支书范金花。在生产生活中苦苦实践了几十年的范金花，她年轻过，年轻时也冲动过，她自以为自己是有人良心的，也是有雄心的，为了延家沟村，她担待起支部书记的责任，更担待起一个共产党员的荣誉。她上年纪了，上了年纪后，她总结自己，为了改变延家沟村的面貌，为了乡里乡亲过上好日子，她力出了，劲用了，像延横山听了黑镇长的指导，在村里发展土豆深加工一样，她也听从过上级的指导，在村里发展这样那